

广播

我是听着广播长大的。改革开放之前的广播，是手机、电视机、收音机等资讯介质的综合体。农村广播通常以户为单位安装，隔几步路就有一个，很有立体声的效果。

收音机

广播是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广播是计时器，清晨天蒙蒙亮，广播响了，外婆摸索着起床做早饭。广播响，外婆自言自语该烧午饭了，于是动手摘菜。晚上广播又响，是烧晚饭时间。抑扬顿挫的广播声里，家家户户烟囱冒起炊烟，那是我印象中的农村。

车载广播

广播是文化和娱乐。饭烧好外公还没回家，外婆跟我就坐到街沿等他。广播在播放戏曲，外婆一边听一边讲，这是“断桥相会”，这是“黛玉进府”。外婆讲得多了，我就抢着报戏名。外婆乐呵呵考我，我凝神细听，根据唱腔答“牡丹对课”“天仙配”或“碧玉簪”……其实，不论答什么外婆都很高兴，直夸我聪明。那时候戏曲播音占时很多，咿咿呀呀的曲调几乎是乡村慢生活的背景音乐。

广播是信息的来源。外婆打算明天抽索面或晒谷子，就一边烧饭一边留意广播，听到“天气预报”音乐响起，就赶紧叫我跑到广播底下听个明白。村里要放电影或者村民丢失猪啊牛啊啥的，广播里也会吼一嗓子，通常以方言版的“下面播送一个通知”为开头。

播音结束，村庄显得格外安静。没有汽车嘈杂、没有机器噪声，只有偶尔的鸡鸣或犬吠。村子似乎进入暂时的休眠，等待下一次的播音将她唤醒……

我回到城里上学后，广播逐渐淡出视线。

城里接收资讯的重要工具是收音机。那时，母亲有个梅花牌的小收音机，面板是一块闪亮的金属壳，上面满是针孔般的小洞。我很好奇里面藏了什么，却一直没有机会撬开看看。

后来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收音机。那是大学入学报名时发的，白色塑料的小方盒，配着一副包着海绵的大耳机，算是学习工具。当时很惊喜，感慨大学就是不一样啊！

学习工具当然为学习服务，收音机是为英语听力考试准备的。开考之前，老师会提醒大家把收音机调到某某兆赫，听到卡朋特的《yesterday once more》就对了。那首歌确实经典，我都留下后遗症了。偶尔出过差错，一次收音心想怎么换歌了，正听得入神却瞥见旁边同学开始动笔了，原来收错了频道。

大学生生活意气风发，略过考试便都是如歌的岁月。室友们最爱用这个简陋的收音机在晚上熄灯后躲被窝里收听“西湖之声”和各种流行歌曲。那是一个天王辈出的黄金时代，李宗盛、张学友、林忆莲、孟庭苇……所有情怀都能用歌曲表达。青春血液的细胞，是音符的形状。

卢俊英

时光荏苒，再听收音是用的车载广播。

开车意味着赶时间，收音机收听不再是“西湖之声”，而是“交通之声”，关注的都是路况消息。更多时候，车载广播开着，与其说想听点什么，倒不如说是弄些声音让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得不那么寂静或者落寞。每个社会人都在努力微笑地活着，谈音乐是奢侈的。

有个晚上开车回家，车停好后熄火，突然不想动了。网上有男人矫情说那是一个分界点，推开车门，你就是柴米油盐、是父亲、是儿子、是老公，唯独不是自己。在车上，一个人静静抽根烟，这个躯体属于自己。其实女人何尝不是。

独处的女人没有烟，比男人更不容易找到自己。心绪沉沉、百无聊赖地转了下频道旋钮，一段熟悉的音乐响起，连云裂石、穿透时空，扑面而来。

是《yesterday once more》。

许久未如此被一首歌打动了——当我小时候，聆听收音机，等待着最喜欢的歌曲，我和着它轻轻吟唱，脸上洋溢着微笑，那时的时光多么幸福。回首往事，今日已沧桑。那是我唱给他们的旧情歌，至今仍记得每一个文字，那些旧旋律依然悦耳动听，可以把岁月融化。每一个“shalala”每一个“wowo”仍然光芒四射，每一个唱的“shing-a-ling-a-ling”都如此悦耳。昨日重现，无比惆怅……

这一刻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不知今昔是何年。



投稿邮箱: 1554397725@qq.com

投稿地址: 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永康日报社

联系电话: 0579-87138743

芝英古镇

走进正街(俗称半面街)，才真正走进古镇。正街是芝英古镇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留有百年商业繁华的印痕。这里曾经繁荣昌盛，车水马龙，留下过郁达夫、应宝时、应祖锡等历史名人的足迹，悠长悠长的曲曲弯弯的半面街有着说不尽的古老而繁华的故事。正是这简简单单的一条正街，拥有着我童年生活的全部，在那青涩纯真的年代里，古镇在我心中并不是显得如此之小的。恰然相反，它很大，让我感到自己将永远属于这个小镇，走不出它的包围。

恋恋满别情

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，而在芝英，通往幽处的却是一条廊棚下的正街。本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廊棚遮住了天光，廊棚下是条清幽的小巷，而那廊棚深处时时传来隐隐约约的铁锤声。正街的一旁是一条条直板石，供过客和居民休息，一旁是一家接一家的老字号店铺，恍如走进了另一个时代。这里一直是繁华的商业街，店面林立，人来人往，这些店铺以前大多是卖生活用品和特色小吃的。

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小时候，在家人无数次催促着起床无结果后，还是如往常一样即将迟到，胡乱穿好衣服，收拾一下，抓上书包，一路狂奔，从小巷中穿过抄近道，顺带在小巷小摊上买一份包子或是油条当早餐。小巷就是这样神奇，弯弯曲曲，四通八达，每次都能让快要迟到的我躲过一劫，于是每次又怀着侥幸的心理循环往复。那些年，每天清晨一个女孩用力奔跑，这也算是小巷里一幕难以忽视的独特风景吧。如今，我再也不用因为担心迟到而担惊受怕，现在静下心来，看着这洒满阳光的小巷，感受那缓慢安逸的慢节奏，听着那缓慢悠长的叫卖声，闻着那熟悉的家乡美食的气味，走在那历经了岁月打磨、光滑得看不清纹路的青石板，我的心仿佛也是这古镇上的一粒小小的尘埃，安稳落定。

曾记得我带着几个同学好友回到芝英，同学面对带着古老气息的窄巷欢呼雀跃，跟我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巷与老宅。当我和同学们谈古论今的时候，身旁的小米菲早已被远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吸引过去了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个铁匠铺，这样的铁匠铺子在城市里是见不到了。“呼哧、呼哧……”来回推拉的风箱，炉火映红了铁匠的面庞，起起落落的锤声中，各种各样的农具便有了雏形。

穿过正街，一拐便是芝英市基的古戏台，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一座飞梁画栋的古戏台相遇一点也不突兀。古戏台在芝英市基的西头，一面贴街，一面临居民区，不仅视野开阔，而且风景独特。这石基翘角的古戏台是古代专供演出的一种室外舞台，始于唐代中期。当时，戏剧演出场所统称戏场，几经变更，到了元代，中国戏曲达到鼎盛，“戏台”一名才正式出现。犹记得去年农历八月十三，当我回到芝英，走过古戏台时正赶上演出。唱的是《白蛇传》，台上灯火通明、云雾缥缈，一袭白衣的白娘子和一袭青衣的小青姑娘宛若芙蓉出水，木讷的许仙则表现得满是愧疚，他们正在演绎《白蛇传·断桥》：“看断桥，桥不断而我肠寸断……”白娘子一句一泪地唱，二胡的苍凉乐音低低压在女声里，戏台下，是一片唏嘘，每一颗眸子似乎都漾着泪光……台上是真真假假的生死恋，台下是太平盛世，岁月静好，我们穿梭游走在古巷幽弄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芝英古镇还保留着太多的历史，留存在太多的祠堂，值得爱好古建筑和爱好旅游的人去看看。芝英古镇迷人的不只是历史和风景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，还在于这里淳朴的人们，风味独特的小吃，细微的景致，琐碎的生活片段，这才拼凑起一个活生生的芝英。芝英或许不似凤凰古镇那样繁华和浪漫，但那些淳朴秀美的古镇风情，小麦饼、馄饨、肉麦饼、烤包子、豆腐丸等风味独特的美食佳肴都成为人们向往芝英的理由。尤其是薄如蝉翼的手工馄饨，捞出锅时轻盈起舞，满满的是故乡情。

芝英古镇没有城市的喧闹，也没有其他古镇簇拥的人潮，芝英古镇有一种回归本真的淳朴，让每一个徜徉在古镇里的人都会觉得恬静和舒适。无论晨昏还是阴晴，走在正街的青石板上，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，你会觉得自己和厚重的历史不期而遇，微微地涌起一种怅然。

历经千年时光，芝英古镇如同一个洗净铅华的老人，从容、淡定地踩着岁月的脚步，在深巷、祠堂里踽踽独行，不远处铁匠铺里叮叮咚咚的锤击声，顺着古镇悠久的历史缭绕着，传得很远、很远……

应晓峰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蒋立波诗二首

□蒋立波

南山雨中作

无法再细的声音
温柔地洗着我的肋骨
我春天里
打开的诗篇
雨中的树木显得多么不真实
就像那些轻易得到的幸福
承受过阳光的叶子却挽留不住
一颗最小的水珠

破碎的事物在雨声中悄然抱在一起
我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支箫
还存放在木箱里 保持着固执的沉默
任雨水撬开我厚厚的嘴唇

(我听到一个披蓑衣的蓑子在说 我听到了岩石中的流水)

南山已经更远 渐渐散开的烟雾里
一滴鸟声是否就是整座空山？

鹿门书院

苔藓寂静。窗棂上南宋的灰尘寂静。瓦松像一只尚未进化的耳朵灵敏于一缕吹过屋顶的风。我为自己的粗鲁致歉：在书院里我们曾高声朗诵，惊落了松鼠小心怀抱的一枚松果。鱼鳞状的数列形式，在某一时刻被重新排列。门轴上蛀虫蜂的轰鸣寂静，那被锯下的粉末堆积着流逝中过滤下来的虚无。那寂静是塔形的，始终被一座精致的塔所捕获，像野鹿慌乱的蹄音被一场九十年代初南山的大雪所录制。站在朱熹的左侧，我为自己平庸的朗诵羞愧：我应该把噪音压得更低，直到词语自身开始发出爆破音。松针寂静。那么多金色的针缝缀出的八百年时光寂静。山谷的音箱里，长尾山雀时短时长地啼鸣寂静，我向它借过一截破折号，在溃败的时代，一个被本体所遗忘的喻体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归还。我为自己对这种遗忘的沉溺汗颜。在我和你之间，在“隔尘”和“归云”之间在松针的尖锐和辣蓼草的辛辣之间，始终相差那么一个吕规叔。


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
山川大药房

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

电话 0579-87830120 87126908
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

电话 0579-87117752